



十九  
四

服部文庫  
117  
225  
2





117  
225  
元

論語卷之三



公冶長第五

胡氏以為疑多子一貢之徒所記云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

朱熹集註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黑索也。縲。繫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為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



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宮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又名適字子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  
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宮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

焉於虔反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焉取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

器也曰瑚璉也

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簋簠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

其仁焉用佞

焉於虔反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



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况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乎

**說** 說音悅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太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得其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

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 乘去聲賦兵也古者以甲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不知其仁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東帶立於朝可使與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朝音潮。赤，孔子弟一。子，姓公西，字子華。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女音汝。下同。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性知來，是其驗也。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

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自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宰子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

糞不可朽也。於子與何誅？

朽，許久反。朽音汙，與平聲。下同。晝寢，謂當

晝而寢，朽腐也。彫，刻畫也。朽，鏽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

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子與改是。

何去聲。宰

子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子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白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子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子不能以志師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做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子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



也愈焉得剛

焉於皮反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張弟辛姓名欲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張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爾。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踰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善其身。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好去聲。孔文子。衛大夫名。圍。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



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圍得謚為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媵。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其為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訪。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為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藏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

稅。章悅反。知去聲。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木龜也。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稅。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稅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稅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

得仁。  
姓。鬬名。穀於菟。其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其所以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私欲。



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  
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  
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  
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乘去聲崔子齊大夫名杵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仁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二仁夷

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玉猶夏之事文子之相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三去聲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歟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

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知去聲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



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

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與平聲。斐音匪。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於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

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

鄰而與之。

醢。呼西反。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醢。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狗物掠美。亦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為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

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

之。

足。將樹反。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



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盍音合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

無憾衣去聲衣服之也裝衣服敝壞也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口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

信之少者懷之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

子曰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

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土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

訟者也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為不

如丘之好學也焉如字屬上句好去聲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



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入君之度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

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大音泰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

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

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好去聲亡與無同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

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其過也  
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  
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  
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  
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  
不萌作張子曰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  
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  
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  
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  
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  
於中矣其中動而十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  
而益蕩其性變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  
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  
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  
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  
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  
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  
聞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

使為並去聲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一斛。

子曰赤之道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

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母禁止辭。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



日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有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犁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犁雜文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日以警賤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

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季康子問仲弓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與平聲從政謂為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二子之才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



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費音秘。為去聲。復扶又反。汶音問。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為已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况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豕。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

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夫音扶。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也。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回。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食音嗣。樂音洛。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



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畫。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子曰。謂之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

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女音汝。澹徒甘反。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在己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

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殿。去聲。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



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入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為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入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友可以為法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鮀徒何反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姪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自遠爾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

○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揚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自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好去聲樂音洛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

大史掌邦之書小史掌邦國之志大司馬掌三之法大司馬掌三之法大司馬掌三之法

集注



不可以語上也

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語告也。言教入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

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

謂仁矣

知遠皆去聲。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已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懼。所。難。為。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

靜知者樂仁者壽

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誇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效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為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為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脩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唯夫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乾文言君子居仁足以長人

國語

而語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解為酒器見於  
禮記又見於  
本義見於禮記  
卷之七

○子曰觚不觚哉觚哉

觚音孤。觚，稜也。或曰酒器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夫音扶。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子所

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說音悅。否，方九反。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



矣

鮮上聲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

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

其猶病諸

施去聲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求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夫音扶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

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怨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眾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眾也推此以求備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眾亦由此進

論語卷之三



論語卷之四

朱熹集註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好去聲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

有於我哉

識音志又如字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

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

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子曰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天天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夫夫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大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子曰其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

公復扶又反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寤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



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

### 據於德

據者依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工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

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

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脔為束吾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

### 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旁粉反悱芳匪反復扶又反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二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臨喪哀不能甘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

與爾有是夫舍上聲夫音扶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

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馮皮水反好去聲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敬之然

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

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

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

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

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

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

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好去聲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

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

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

富也豈問其不可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

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者皆不可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

樂之至於斯也。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

問之。為去聲，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公薨而國人立蒯，蒯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蒯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諸應辭也。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

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

為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屣，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

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



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

過矣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

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詞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

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舒涉反葉公楚葉縣尹

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歟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

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

二者悅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

者也好去聲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

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



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

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一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反桓魋

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遠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行去聲程子曰教人以學文備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

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



斯可矣

恒胡登反。子白字疑。衍文。恒常人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亡讀為無。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射食亦反。綱以天繩屬。綱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

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識音志。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見賢遍反。互鄉。鄉名。其人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己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關文。太抵亦不為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者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

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

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取七住反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

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匪曰黨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

之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與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

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和去聲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眾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

之有得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

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



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

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赤曰正

唯弟子不能學也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

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

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與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

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

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

久矣

諫力軌反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不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

固

孫去聲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智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覆而玩心也。

### 泰伯第八

凡二十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

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荊蠻。於是

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

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如何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其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

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蕙，絲里反。絞，古卯反。蕙，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

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蕙，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

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慎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子足，啟子手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



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夫音扶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乃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覆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爲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爲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爲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况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太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

其言也善

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豆之事則有司存

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遠行豆。豆小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爲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遺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遠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遠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爲爲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

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



於斯矣

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曾子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

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

人也。與平聲。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

乎。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

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子曰。興於詩。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

入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此而得之。

立於禮。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

成於樂。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

節。可以養入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印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二歲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况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



也。古人自洒掃應對以至冠婚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踏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

好去聲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

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枝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吝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敝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易去聲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于錄為問况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



則隱

見賢遍反。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邦有道貧且賤為耻也。邦無道富且貴為

耻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為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為君子之全德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

哉

摯音志。雎，七余反。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慥慥而不信

吾不知之矣

侗音通。慥音空。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慥，慥之教誨也。○蘓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

焉

與，去聲。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



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治去聲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書秦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且召公奭大公望畢公榮公大顛閔天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亂古治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

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

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白起之而自為一章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



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非薄也。致。致也。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揚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間然之有。

論語卷之四

論語卷之五

朱熹集註

子罕第九

凡三十一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所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

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之譽己。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見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麻冕緇布冠也

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一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絕無之盡者

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畏者有戒心之謂。馬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喪與並去聲。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柰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

能也。大音泰。與平聲。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為聖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取。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

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字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叩音口。孔子謙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未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

為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音夫。

扶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

少。必作。過之。必趨。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喟苦位反鑽祖官反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秩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唯此二事而已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

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存請事斯語之後二月不違之時乎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

臣吾誰欺欺天乎間如字病間少差也病時不備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備



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巳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

子之手乎。且子縱不得大葬。子死於道路

乎。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箒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也。韞。紆粉反。匱。徒木反。賈。音稼。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銜玉而求售也。

○子欲居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

。



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夫音扶。舍上聲。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

**好去聲**

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語去聲。與平聲。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大音扶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君子貴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焉知之焉於度反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與與之言能無說乎釋之為貴說而不釋從

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與言者婉而導之也

也。釋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悅然不釋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釋矣。從且說矣而不改釋焉則是終不改釋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

改

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



者其由也與

衣去聲。緼，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敝，壞也。緼，京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下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善也。言能不伎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彊者必伎，弱者必求。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眾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

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十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於德。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

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為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



經也。自漢以來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

而釋大計反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音扶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門人皆審視而謹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耳目也雖然

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為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相倫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直遙反下同便旁連反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不明辨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

誾誾如也侃苦旦反誾魚巾反

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



君在踧踏如也與與如也

踧。子六反。踏。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君在視朝也。踧踏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之不同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擯。必力反。躩。驅若反。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襟如也

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襟。整貌。

趨進翼如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經。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為君擯相之容。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闕。于逼反。中。門中於門也。謂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公門由闕右不踐闕。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闕則不恪。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攝。齊音咨。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摠衣。使去地尺。恐躩之而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出降一等還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也。還。放也。漸遠也。復。其位。踧踏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也復其位踧踏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

大夫執圭以通信如不勝執圭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蹠蹠舉足促狹也如有循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入物也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私覲愉愉如也

私覲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也○此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

○君子不以紺緹飾

紺古暗反緹側由反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齋服也緹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者飾領緣也

紅紫不以爲褻服

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

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之

衫單也葛之精者曰絺纈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絺綌是也

緇衣羔裘素衣麀裘黃衣狐裘

緇黑羊皮麀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裼裘欲其相稱麀研奚反

褻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長去聲齊主於敬不可解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

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



去喪無所不佩

去上聲君子無故玉不去身。鴈、磬之屬亦皆佩也。

非帷裳必殺之

殺去聲。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裳。績而有殺縫矣。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燕

齊必有明衣布

齊側皆反。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此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音嗣。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

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食精則能養。入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食饘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

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而甚反。饘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餲。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陸績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一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食音嗣。量去聲。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為人合歡。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



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決洽而已可也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入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

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藝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其時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食音嗣齊側皆反陸氏曰魯論瓜作

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若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鄉人儻朝服而立於阼階

儻乃多反儻所以逐

阼階東階也儻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也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廢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

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畜許六反食恐或餒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飯扶晚反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而嘗食主乃食故侍食者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首去聲拖徒我反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入太廟每事問

出重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



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  
容非情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大天是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黻者雖褻

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二者皆失容。且惑人。此一節說孔子升車之容。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

共。九用反。又。居勇反。嗅許又反。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憂。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聞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彊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論語卷之五

論語卷之五



